

西部边塞中篇小说集



王化钟
著

绿衣天使赴汤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绿衣天使赴汤行

王化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衣天使赴汤行/王化钟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ISBN 7-5059-3112-9

I. 绿…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2286 号

书 名	绿衣天使赴汤行
作 者	王化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松林
印 刷	济南市中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6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7-5059-3112-9/ I. 2165
定 价	2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孙士修 刘定中

公元2000年，是世界公认的千禧之年的开端；这一年又恰逢中国公历的龙年！

在这喜庆年月的阳春季节里，我们的邮电老同仁、老文友王化钟同志，把他几十年创作积累的中篇小说汇选成集，名曰：《绿衣天使赴汤行》。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出一本书就是对社会的一份精神奉献；但同样，对写书人来说也是一份高层次高品位的精神享受。

我们为化钟同志高兴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在旧中国青少年时代备受欺凌、饱经风霜；解放之后，虽说不为温饱犯难，但从事文墨工作，也经历了不少坎坷风险！——就是在这样的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半个多世纪里，他能坚持写作、自强不息、老而弥坚、笔耕不辍，终于在72周岁的龙年收获硕果，岂不更是难能可贵？

自然，一个有志于或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人，经受些折磨，经历点厄运，只要是能挺得住，扛得过，未必不是件幸事。——这种例证是古今中外都有的。歌德总结他的一生不就说过这样的话么：“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

生在一个世界大事纷至沓来的时代”。

化钟同志1928年出生于山东淄博。从小爱读书，爱幻想，也编织过种种美梦。但刚刚长到九岁，初小还没毕业，日寇的铁蹄就踏碎了他的家乡，也踏碎了少年人的美梦！

失学了，家道中落了，父亲又患了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生活所迫，14岁那年他就投入社会自谋生路了。他在小商店里当过学徒、店员、厨工，后来干脆失业、半流浪。生活的重担，精神的重压……够这发育得不怎么魁梧的山东小伙支撑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逆境里，他没有沉沦，没有颓丧；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和命运顽强的抗争。利用不多的工余时间，他读文学书籍、学速记、学习创作、学书法。

1947年，他投向“国统区”《徐报》的一篇小小说居然发表了。从此，他懂得了文学的功用和自己的价值，也和文学结上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刻苦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哲学、政治书籍，还把报纸副刊和日记本当作创作实践、实习的园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1950—1951年期间，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期间。谁也不会料到，在《甘肃文艺》、《甘肃日报》、《兰州报》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经常发表（或播发）文章的一个署名“白山”的作者，稿件竟是

如此之多：叙事诗、独幕话剧、演唱作品、散文等等；而这个作者正是半失业漂泊在兰州的王化钟。

正是这个激情奔放、笔力矫健的热血青年，1951年8月献身革命，投入当时的西北区邮电管理局。3个月之后，他又响应组织“支援边疆”的号召，毅然报名去了新疆——截至今日，已经第50个年头。

正象化钟自己说的：“我是天山的乳汁哺育成长壮大的；也是各民族的弟兄扶持我走上创业大道的。”事实如此。

局外人也可以想见：一个半失业的流浪青年，一旦投身革命行列当了国家干部，该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产生多么深厚的感情？焕发多么激越的活力？正象一粒火种，一旦遇到了爆发的机遇，它会不惜一切地点燃自己，发出光亮的。

下车伊始，到新疆邮电部门报到、上班的第二天，他就给《新疆日报》寄去了歌颂边疆的诗稿《边疆颂》，足见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肥沃的、亟待开拓的边塞热土。

当时，他还不是个专业创作人员，本职工作也很繁忙；但他却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在了读书创作上。小说、剧本、说唱作品、散文、通讯、短诗……可以说是抓着什么写什么。初到新疆几年就见成效：1953年，因他的积极

创作，被文艺部门约为正式代表出席了新疆解放后的第一届“文代会”；转年又想调他去省文联做专业创作工作（后因本单位不放未成）。

他不但对本职的邮电管理工作深深地热爱着；而且对战斗、驰骋在天山南北的同行弟兄、各族邮电职工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创业，倍加推崇，衷心景仰。

当时，共和国创建不久，百废待兴。尤其在边远的新疆，工农业建设还刚刚起步，产业工人还没有形成系列。邮电生产、服务，也多是手工或半手工的操作状态：借用民航的飞机或用自购的卡车传递邮件，就算现代化机械化了。化钟同志正是从各族邮电职工平凡而又艰苦的劳动中，思想境界受到启示、得到升华，从而产生出强烈创作欲望的。

我们之所以要追溯本书作者这些经磨历难的往事，是想从他的坎坷遭遇与对文学创作如此锲而不舍的经历中，探索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证实一下此文开头的预测：“未必不是件幸事”的结论。

古人说过：“文穷而后工”。自然，这个“穷”字从字面上看是“皓首穷经”的“穷”（即“穷原竟委”之意）；但何尝不可以解作“遭遇困厄”呢？难道“文章憎命达”不就是说，作者命运顺畅通达不定能写出好的不朽之作吗？（据云：欧阳修老生哲早作如是观）

愿与广大读者共同思考。

正是由于化钟同志热爱邮电，热爱这些不顾个人苦辛艰难，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日夜不息地为各族人民服务；各族人民也把邮电生产、服务看作自己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无比热爱和珍惜的深情，反过来也感染感动了作者，才促使他几十年如一日创作出生动篇章的。

就以这本小说集里收选的开篇之作《绿衣天使赴汤行》来说，文中塑造的哈萨克族牧区老乡邮员阿依达尔的艺术形象，就是有生活原型依据的。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战乱初平，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开始进入经济恢复、建设时期。然而，这时却有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的淳朴善良的百姓，被叛匪裹胁，远离故土漂泊流徙在甘南一带，很有被匪帮裹胁出境的危险！

书中的老邮工阿依达尔，就是遵奉党的指示，带着乡亲们急需的“万金家书”，从阿勒泰山奔赴甘南的“战乱漩涡”，完成特殊使命的。绿衣天使的到来，给远离故土、身处困境的哈萨们带来了春天的、家乡变化的信息，也给牧民带来了求生的希望和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可是，就在此刻，老邮工和匪帮豢养的、异国来的恶魔狭路遭遇了！为了维护乡亲们的利益，也为了维护共和国人民邮政的荣誉与尊严，他在和白俄分子的抗争中，英勇牺牲，碧血染红了“绿橄榄”！

今天，我们坐在电脑、微机前的新一代的邮电人，还会记得这些遥远的故事，和那些为新中国邮电建设献出过青春以至生命的老一辈的绿衣精英吗？读了这样的篇章，听了这样的故事，怎能不更加热爱自己“绿衣天使”的、充满诗意的通讯岗位。

和这结为姊妹篇的，则是《风雪弥漫金山路》。这个中篇则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另一位兄弟民族的邮运汽车驾驶工，如何在严重的自然障碍和人的思想障碍面前，临危不惧、坚韧不拔的精神面貌的。窥一斑而知全豹，人们从这些浓缩了的“特写镜头”里，可以体察到每日每夜该有多少无名战士，在保证通讯时限而争分夺秒、战天斗地的。

在边疆邮电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化钟同志，经过细心地观察和体验，他认为那个时代的长途电信线路建设（及其旷野维护），是诸工种之中最为远离城市，最为艰苦卓越的施工现场。因而在他多年的邮电文学创作中“情有独钟”，倾注了更多的笔墨。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的生动形象和素材，使他的文学创作在邮电这个领域里，达到了极致，硕果可观！

1956年，他写的话剧《在辽远的边区》在中央一级的刊物《剧本》发表之后，同年经中国剧协编发，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就产生过积极的反映。丛书的编

辑家们在“封底”是这样评价的：“从这个剧本里，可以看到，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忘我劳动热情和豪迈的英雄气魄”。

次年，这个剧本又获得了中国邮电工会举办的“全国邮电职工文艺创作竞赛”一等奖，名列全国第二名。这是对辛勤耕耘者的适时奖赏。

然而，化钟仍不满足，他觉得这种“小试锋芒”的作品，远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更全面地反映出电信线路工人的辉煌业绩，他要追求更大容量的文学样式，写出他们生活的波澜壮阔！当然，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通讯设施和操作方法，也许被淘汰，被送进科技博物馆，但是历史和后来的人们，决不能忘记当年拓荒、创业者们洒下的血汗，建立的不朽功勋的！

就是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他利用珍贵的业余时间惨淡经营，写出了一部名为《冰峰飞渡》的大型话剧剧本。天缘凑巧的是：这一年——1965年，正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各文艺团体正急于物色“献礼”剧目的文本，《冰》剧的出现，立即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很快敲定排演。就在自治区话剧团排演话剧《冰峰飞渡》的同时，经文化部门领导推荐，新疆京剧团也将此剧改编为“革命现代京剧”推上舞台（京剧名为《冰峰翔鹰》）。时过境迁，今天从中篇小说《超越冰峰》里还可以看到当时在冰

峰上艰苦奋斗、感情纠葛的余韵和风味。

那年，定中还应《新疆日报》之邀，为两部《冰》剧的上演，写了很有激情的评介文章。

于是同年九月——为迎接建国16周年和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全疆戏剧调演大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前不曾见的“奇特景象”：同一题材同一作者创作的一部大戏，由自治区级的两个国营剧团用两个剧种，同时推上舞台！

在用文艺（戏剧）形式表现邮电建设、邮电职工的光辉业绩方面，在全国也算“首善”之举吧？

历史老人，有时嘲弄他的子民，也同时嘲弄了他自己！事过不到周年，就赶上了席卷全国的“文革”旋风！勤奋者受到“揪斗”，立功者挨了批判，“红”了一阵子的《冰》剧的作者和对这些评介过的定中，双双被下岗受“审”；一向支持邮电文学作者的士修，远在祖国首都的《人民邮电报》社也自身难保：报纸停办“轰”进了干校。劳动锻炼、改造灵魂，年复一年，一晃就将近十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岗位，但却共同遭受着厄运的戏弄！

这里有个插曲：20世纪7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复出不久，文化新闻界已从“冰冻”中逐渐复苏。士修奉调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恢复《人民邮电报》的工作。听到化钟同志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很是惋惜。曾致函化钟，想

邀他“加盟”共同编报。但是化钟同志权衡再三，不愿离开瑰丽雄奇的边疆沃土，更不愿放下他那只勤奋创作的文学之笔，也就作罢。

从这个事例也可看出：此君对边疆各族人民有着多么深厚的挚爱之情；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追求，是如此的执着与坚定。惟其如此，他才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之后能老有所为、老有所获的——看来这一步他是走对了！

通读化钟的作品，让人感到他对他描写的对象有一种炽热的感情，对正义、善良是古道热肠，赤子之心；对邪恶歪风，则是嫉如仇讎，无比憎恨。

《她，复制一种精神》这篇作品，就是他接近60岁的那年，听到从上海邮电调到边疆的幼儿教育家张嘉丽大姐受到不公正待遇、蜗居上海的消息后，远赴上海采写而成的。

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自治区妇女界和原单位的重视。不仅采取措施对这位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教授夫人、老教育家恢复了名誉；还妥善安排了独居老人的晚年生活，让她能安度晚年。提起这件往事，到1996年老教育家张嘉丽85岁病床弥留之际，依然如数家珍、津津乐道。

这种感情，这种文风，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也处处体现，作者是忠实记录了新时期普通百姓改革开放后的喜怒

哀乐、酸甜苦辣的。——书中选收的《女店主与烤肉匠》、《回民灶头王》等篇什，就很有代表意义。

化钟同志在生活和创作中，很信服这样两句话。一曰：“70起步，80正好，90（岁）不老。”二曰：“作家存在的价值，是他的作品；他的生命在于他创造性的劳动；如果这种劳动一旦停止，他的创造性的生命也就中止了——尽管他的肉体还活着。”

这话听起来很有点浪漫气息！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经过多年磨练的那副健壮的体魄，和那老而弥坚的韧劲和勤奋，也相信：在他的金秋季节，会有更丰硕收获的。希望能更多的读到他的新作——我们拭目以待。

是为序。

本序作者简介：

孙士修：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人民邮电报社社长兼总编、中国邮电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等职，有多种编著问世。

刘定中：1959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新疆会员。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现任自治区财贸工委副书记（正厅级）。

邊塞情緣

——《綠衣天使赴湯行》序

呂明強

化鍾兄讓我為他的中篇小說集《綠衣天使赴湯行》寫點什麼。

因為我曾經也是新疆人。

我一向把新疆當作我的第二故鄉。

當我耳邊響起大漠中那獨特的駝鈴聲，烏魯木齊尚未拓寬的馬路上吱吱啞啞的踏車聲；回眸天山腳下的大牧場，清碧的天池，金色的麥田，喧鬧的葡萄園；以及翹望博格達峰被旭日染紅了的皚皚白雪和迤邐蜿蜒的火焰山脈，心情仍然激動不已。

我為那片廣袤神奇的大地付出了美好的青春，那片大地也使我壯志有酬。現在的新疆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還將發生更大的變化），但二十年前的一草一木依然縈繞心頭，那里許多人的音容笑貌使我永遠懷念，幾多憧憬、幾多惆悵長駐心間。

難怪化鍾兄毅然赴疆，扎根那里，樹壯葉茂，年已七

十有二了。

我为他的这种精神，为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为他取得的成就由衷的欣喜，由衷的感佩。

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是文化人的心灵毕竟是相通的，都有那么一根敏感的神经。我们都得感谢《新疆文学》和《新疆日报》，我们初始的作品大概都是因为这两家报刊得以发表，从而得以互读，得以相识，也为他的六幕大话剧《冰峰飞渡》在“文革”前一年轰动一时而高兴。不过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他的作品，也没有想过他会有怎样的积累。所以当他的中篇集文稿摆在我的字台上时，这厚厚的一叠，工工整整的手迹，使我惊讶了，只那些题目，《驼铃悠悠》、《超越冰峰》、《遥远的烽火台》……就令人神往，令人拜读，而且这只是他著作的一部分，中篇小说的精华，他还有多部长篇呢。

这是我所不及的。长长一段时间，我也曾计划写一两部反映汉族人民和新疆少数民族鱼水交融、共建边塞的小说，但终因没有决心离开从政之路只能打打擦边球了。化钟同志不是这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他所熟悉的邮电领域，投入到他熟悉的主人公心中，纵横捭阖，搜练古今，终成气候。

小说创作与散文、诗歌不同，它要具体地描写不同人物在一定环境、一定事件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相应的意识和心态。化钟同志精心把握小说的艺术本体和美学追求，架构出的中篇场面阔大，美仑美奂，有如天山谷音，莽莽草原。

他以敏锐的艺术触觉对过往的和现实的生活完成着独到的体察，又以边疆人的凝重和感悟对英雄或普通人、高

尚者或顽劣者进行着社会的和人生的探索。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没有陷入概念化，不是千人一面的单面人，而是挖掘其复杂的人性，各各的个性，把动态的、丰满的社会人交给读者来评判，也表述著作者自己对他们、对人生、对现实的一种感悟和理解，肯定和否定，困惑和等待。

这大概就是文学最重要的命题和以文学为伍的作家们的责任：对人生意义的极终关怀。作家透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她）们的故事反映主人公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精神氛围，以及这些人物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采取的行动、人格的完善（或沦落）和对生存意义的把握，引导更多的人登高远望，汤火勿辞，理想的火焰长熠不熄，为祖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遗憾的是，在灿烂阳光中，我们也瞥见了浮躁心态下那些轻浮的东西，物欲驱动下那些芜杂的东西，以至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的那些“大作”也贫乏于生活的基础和内容的思考。乖巧的包装，华丽的烘托，血本的炒做，并不产生思想家和伟大的文学。

化钟兄深有感触地说：文学是凝结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思想感情的最高形式，从文就要刻苦攀援，要有恒心、毅力，甘于平淡，勤奋不止……我们特别寄望于青年人——青年作家群虽然已经崛起，但一般青年酷爱文学、热衷创作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起来了，一些青年朋友耐不得文学之路的漫长和清苦。化钟同志认为，“文学圣殿固然高深，但其中也奥妙而欢乐无穷；尽管艰苦、坎坷，只要有志、有大智，凡人也可攀登。一朝入室，受益者不仅本人，且能影响后代。”“而有大的志向或抱负者，对文学茫然，必不可能有大的成就。”这是至理善言了。青年是

新世纪的栋梁，也是文学的未来。在时代旗帜的烛照下，更多的青年朋友拿起笔来吧，传承前人的业绩，播扬优秀的文化，赋予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以新的历史意蕴和新的艺术成就，创作出高于前人、不负时代的巨著来！

没有人知道历史是何时启步的，历史也不会终了。唐人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后一句不一定真切，但“人生代代无穷已”是不言而喻的。我曾发表过一篇《六十小弟弟赞》的杂文，而化钟兄在入集的自述中篇《小精灵的出神入化》里又进了一步：“七十（岁）起步，八十正好，九十不老”。我们这一辈人尚在努力前行，我们的下代和下代的下代是毋庸置疑的了。入集的《决赛之前的磨炼》也是王老的自述中篇，读者们不妨认真读读，一定获益匪浅。

以上的话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序言，叫做感动后的一点感想，叫做新春爆竹声里的一点企盼，或许更妥贴些。凝成一句话，愿化钟兄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同时借此机缘向远在西部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九日

（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五日）

于山东

本序作者简介：吕明强，作家。大学文化。先后就职于新疆和山东党政领导机关。有5部著作问世（2部系合作）；任主编、副主编、编委发表的著作18部，2500余万字。